

聊齋志異



绣像本

(二)

「清」蒲松龄 著

王立言 王 皎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清】蒲松齡 著 王立言 王岐 译 第二册

聊斋志异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卷 四

余 德	(267)
杨千总	(269)
瓜 异	(269)
青 梅	(269)
罗刹海市	(276)
田七郎	(283)
产 龙	(288)
保 住	(289)
公孙九娘	(290)
促 织	(295)
柳秀才	(298)
水 灾	(299)
诸城某甲	(300)
库 官	(301)
丰都御史	(302)
龙无目	(303)
狐 谐	(303)
雨 钱	(306)
妾击贼	(307)
驱 怪	(308)
姊妹易嫁	(310)
续黄粱	(314)
龙取水	(320)
小猎犬	(320)
棋 鬼	(321)
辛十四娘	(323)
白莲教	(331)

双 灯	(332)
捉鬼射狐	(333)
蹇偿债	(335)
头 滚	(336)
鬼作筵	(336)
胡四相公	(338)
念 秧	(341)
蛙 曲	(349)
鼠 戏	(350)
泥书生	(350)
土地夫人	(351)
寒月芙蕖	(351)
酒 狂	(353)

卷 五

阳武侯	(358)
赵城虎	(359)
螳螂捕蛇	(361)
武 技	(361)
小 人	(363)
秦 生	(363)
鸦 头	(364)
酒 虫	(370)
木雕美人	(370)
封三娘	(371)
狐 梦	(377)
布 客	(380)
农 人	(381)
章阿端	(383)
傅饪媪	(387)
金永年	(387)
花姑子	(388)
武孝廉	(393)
西湖主	(396)
孝 子	(402)
狮 子	(403)

阎 王	(404)
土 偶	(405)
长治女子	(407)
义 犬	(409)
鄱阳神	(410)
伍秋月	(410)
莲花公主	(414)
绿衣女	(418)
黎 氏	(420)
荷花三娘子	(421)
骂 鸭	(425)
柳氏子	(425)
上 仙	(427)
侯静山	(428)
钱 流	(430)
郭 生	(430)
金生色	(432)
彭海秋	(435)
堪 輿	(440)
窦 氏	(441)
梁 彦	(444)
龙 肉	(445)

卷 六

潞 令	(446)
马介甫	(447)
魁 星	(455)
库将军	(456)
绛 妃	(457)
河间生	(460)
云翠仙	(461)
跳 神	(466)
铁布衫法	(467)
大力将军	(467)
附录《觚剩雪遘》一则	(469)
白莲教	(473)

颜氏	(474)
杜翁	(477)
小谢	(478)
缢鬼	(484)
吴门画工	(485)
林氏	(486)
胡大姑	(488)
细侯	(490)
狼 三则	(493)
美人首	(495)
刘亮采	(495)
蕙芳	(496)
山神	(499)
萧七	(499)
离乱 二则	(503)
豢蛇	(504)
雷公	(506)
菱角	(506)
饿鬼	(509)
考弊司	(510)
阎罗	(513)
大人	(513)
向杲	(515)
董公子	(517)
周三	(518)
鸽异	(519)
聂政	(523)
冷生	(524)
狐惩淫	(525)
山市	(527)
江城	(528)
孙生	(535)
八大王	(538)
戏缢	(542)

卷 四

余 德

武昌尹图南，有别第，尝为一秀才税居。半年来，亦未尝过问。一日，遇诸其门，年最少，而容仪裘马，翩翩甚都。趋与语，又蕴藉可爱。异之。归语妻。妻遣婢托遗问以窥其室。室有丽姝，美艳逾于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经。尹不测其何人，诣门投谒，适值他出。翼日，即来拜答。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语次，细审官阀，言殊隐约。固诘之，则曰：“欲相还往，仆不敢自绝。应知非寇窃逋逃者，何须逼知来历。”尹谢之。命酒款宴，言笑甚欢。向暮，有两昆仑捉马挑灯，迎导以去。明日，折简报主人。尹至其家，见屋壁俱用明光纸裱，洁如镜。金猊猊爇异香。一碧玉瓶，插凤尾孔雀羽各二，各长二尺余。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树，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许，垂枝覆几外；叶疏花密，含苞未吐；花状似湿蝶敛翼；蒂即如须。筵间不过八簋，而丰美异常。既命童子击鼓催花为令。鼓声既动，则瓶中花颤颤欲折；俄而蝶翅渐张；既而鼓歇，渊然一声，蒂须顿落，即为一蝶，飞落尹衣。余笑起，飞一巨觥；酒方引满，蝶亦颺去。顷之，鼓又作，两蝶飞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毙矣。”亦引二觥。三鼓既终，花乱堕，翩翩而下，惹袖沾衿。鼓童笑来指数：尹得九筹，余四筹。尹已薄醉，不能尽筹，强引三爵，离席亡去。由是益奇之。然其为人寡交与，每阖门居，不与国人通吊庆。尹逢人辄宣播；闻其异者，争交欢余，门外冠盖常相望。余颇不耐，忽辞主人去。去后，尹入其家，空庭洒扫无纤尘；烛泪堆擗青阶下；窗间零帛断线，指印宛然。惟舍后遗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许。尹携归，贮水养朱鱼。经年，水清如初贮。后为佣保移石误碎之。水蓄并不倾泻。视之，缸宛在，扪之虚软。手入其中，则水随手泄；出其手，则复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结为晶，鱼游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婿不以示也。久之渐播，索玩者纷错于门。腊夜，忽解为水，阴湿满地，鱼亦渺然。其旧缸残石犹存。忽有道士踵门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龙宫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泄之异。



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许。问其何用，曰：“以屑合药，可得永寿。”予一片，欢谢而去。

【译文】

武昌的尹图南，有一座别墅，曾被一个秀才租去居住。租去了半年，他也没有过问。一天，在别墅门前碰到了秀才，秀才年纪很轻，但是容貌、衣服和车马，都风度翩翩的，很漂亮。他赶上前去和秀才搭话，立刻感到秀才儒雅风流，十分可爱。他感到很奇怪。回家就对妻子说了。妻子打发使女借口赠送一点东西，以便看看秀才的妻子。秀才屋里有一个美人，比仙女还漂亮；家里的一切奇花异石和服装玩具，都是耳朵没有听过、眼睛没有见过的。尹图南猜不出他是什么人物。登门求见，偏赶上秀才出门了。第二天，秀才就来回访。尹图南打开他的名帖，才知他姓余名德。说话的时候，详细询问他的家乡门第，他说得很不清楚。尹图南一再询问，他就说：“你想要互相往来，我不敢拒绝。你应该知道，我不是逃亡的强盗，何必一定要知道我的来历。”尹图南就向他谢罪。叫人准备酒席款待他，谈谈笑笑很畅快，喝到傍晚，两个奴仆，牵马提灯，把他接回去了。

第二天，余德写了请帖，摆下酒宴酬谢主人。尹图南到了他家，看见屋里的墙壁上都用明光光的白纸裱糊着，光滑洁净，像镜面似的。狮型的金炉里烧着异香。一只碧玉瓶，插着两支凤尾，两只孔雀翎子，都有二尺多长。还有一个水晶瓶，浸着一棵小树，树上开满了粉色的花朵，不知什么名字，也有二尺来高，下垂的树枝一直伸到桌子外边；树叶稀疏，花朵稠密，都是含苞未放的花骨朵；花朵的形状好似雨水打湿了的蝴蝶收起的翅膀；花蒂好像人的胡须。酒桌上只不过八个盘子，但却特别丰盛。喝了一会儿，余德就命令童子击鼓催花行酒令。鼓声敲起来以后，瓶里的花朵颤颤巍巍的好像就要折断了；不一会儿，蝶形的花朵逐渐张开两片翅膀；鼓声一停，嚓的一声，花蒂突然掉了下来，马上变成一只蝴蝶，飞来落在尹图南的身上。余德笑着站起来；给他敬了一大杯酒；他刚刚喝完满满的一大杯酒；蝴蝶又振翅飞走了。顷刻之间，鼓声又响起来，两只蝴蝶飞来落在余德的帽子上。余德笑着说：“我自己作的法，使我自作自受了。”也喝了满满的两大杯。三遍鼓罢，花儿乱纷纷地落下来，轻飘飘地飞来飞去，落在袖子上，沾在衣襟上，鼓童笑着跑过来查点数字：尹图南得了九朵，余德得了四朵。尹图南已经有些醉了，不能喝光九大杯，勉强喝了三杯，就离开席位逃跑了。

从此以后，他越发感到余德是个奇人。但是余德的为人，很少跟人交朋友，常年关着大门住在家里，婚丧嫁娶也都不跟当地人来往。尹图南逢人就宣扬他。别人听说他是一个奇人。都争着和他交朋友，门外的蓬车常常首尾相望，一个连着一个。余德很不耐烦，忽然辞别主人搬走了。他搬走了以后，尹图南进了他的家门，看见空阔的院庭里洒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从蜡烛上淌下来的蜡油，扔在青石阶的下边，堆了一大堆，窗台上扔着碎布角和断线头，还仿佛留着指印。只是房后扔下一口白石小缸，大约可以装下一石东西。尹图南把它带回家里，装上清水，饲养红色的金鱼。经过一年，缸里的水仍然清亮的，和刚装进去的时候一样。后来被一个伙计搬石头的时候，失手打碎了。缸里盛装的清水并没有淌出来。低头一看，白石缸仿佛还摆在那里，伸手一摸，空虚虚的，很柔软。把手插进去，水就随手淌出来；把手抽出来，水又合在了一起。十冬腊月也不结冰。一天晚上，忽然结成了水晶石，鱼儿仍和从前一样地游动着。尹图南害怕别人知道，经常锁在密室里，除非儿子和女婿，谁也不让看。时间久了，逐渐传播出去，讨取玩赏的人，就乱纷纷

地登门拜访。腊月的一天晚上,它忽然溶解了,化成一摊清水,润湿了一地,金鱼也无影无踪了。那个旧缸残破的石头他还保留着。忽然有个道士,登门讨取石头。尹图南拿出来给道士看看,道士说:“这是龙宫里的蓄水器。”尹图南就向道士讲述缸碎了以后,水不满出来的怪现象。道士说:“这是白石缸的灵魂。”殷切地希望讨取一点碎碴儿。他问道士有什么用处,道士说:“把它压成碎屑,合到药里,吃下去可以长生不老。”他就送给道士一片碎石头,道士很高兴地向他道谢,乐颠颠地走了。

杨千总

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有千总杨化麟来迎。冠盖在途,偶见一人遗便路侧。杨关弓欲射之,公急呵止。杨曰:“此奴无礼,合小怖之。”乃遥呼曰:“遗屙者!奉赠一股会稽藤簪绾髻子。”即飞矢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液污地。

【译文】

户部尚书毕即加,在移防去往洮河流域的岷州路上,有个名叫杨化麟的千总前来迎接他。他们旗锣伞盖地走在路上,偶然看见一个人蹲在路旁解大便。杨化麟张弓搭箭就要射那个人。毕尚书赶紧给以呵止。杨化麟说:“这个奴才没有礼貌,应该稍微吓唬吓唬他。”就远远地招呼一声说:“拉屎的!奉送一支会稽山的藤条给你作簪子,别住你的发髻。”就射出一支箭,正好射中那个人的发髻。那个人急忙提起裤子往前跑,屎尿涂了一地。

瓜 异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

【译文】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在县城西边老百姓的菜园子里,黄瓜上又生出了蔓子,结了一个西瓜,像饭碗那么大。

青 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为畛畦。一日,自外归,缓其束带,觉带沉沉,若有物堕。视之,无所见。宛转间,有女子从衣后出,掠发微笑,丽绝。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于狐。”遂与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谓程:“勿娶,我且为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消嫫之。程志夺,聘湖东王氏。狐闻之,怒。就女乳之,委于程曰:“此汝家赔钱货,生之杀之,俱由尔。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门径去。青梅长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于堂叔;叔荡无行,欲鬻以自肥。适有王进士者,方候铨于家,闻其慧,购以重金,使从女阿喜服役。喜年



十四，容华绝代。见梅忻悦，与同寝处。梅亦善候伺，能以目听，以眉语，由是一家俱怜爱之。邑有张生，字介受。家窶贫，无恒产，税居王第。性纯孝；制行不苟；又笃于学。青梅偶至其家，见生据石啖糠粥；入室与生母絮语，见案上具豚蹄焉。时翁卧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污衣，翁觉之而自恨；生掩其迹，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异之。归述所见，谓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则已；欲得良匹，张生其人也。”女恐父厌其贫。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为可，妾潜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应之曰‘诺’也，则谐矣。”女恐终贫为天下笑。梅曰：“妾自谓能相天下士，必无谬误。”明日，往告张媼。媼大惊，谓其言不祥。梅曰：“小姐闻公子而贤之也，妾故窥其意以为言。冰人往，我两人袒焉，计合允遂。纵其否也，于公子何辱乎？”媼曰：“诺。”

乃托侯氏卖花者往。夫人闻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唤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赞其贤，决其必贵。夫人又问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糠核也，即为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顾壁而答曰：“贫富命也。倘命之厚，则贫无几时；而不贫者无穷期矣。或命之薄，彼锦绣王孙，其无立锥者岂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将以博笑；及闻女言，心不乐曰：“汝欲适张氏耶？”女不答；再问，再不答。怒曰：“贱骨了不长进！俗携筐作乞人妇，宁不羞死！”女涨红气结，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见不谐，欲自谋。过数日，夜诣生。生方读，惊问所来；词涉吞吐。生正色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贤，故愿自托。”生曰：“卿爱我，谓我贤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夫始乱之而终成之，君子犹日不可；况不能成，彼此何以自处？”梅曰：“万一能成，肯赐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轻诺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则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乐，则不可如何；即乐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贫不能措，则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临去，又嘱曰：“倘君有意，乞共图之。”生诺。梅归，女诘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将施扑责。梅泣白无他，因而实告。女叹曰：“不苟合，礼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轻然诺，信也；有此三德，天必祐之，其无患贫也已。”既而曰：“子将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痴婢能自主耶？”曰：“不济，则以死继之！”女曰：“我必如所愿。”梅稽首而拜之。又数日，谓女曰：“曩而言之戏乎，抑果欲慈悲也？果尔，则尚有微情，并祈垂怜焉。”女问之，答曰：“张生不能致聘，婢子又无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犹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为力矣。我曰嫁汝，且恐不得当；而曰必无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闻之，泣数行下，但

求怜拯。女思良久，曰：“无已，我私蓄数金，当倾囊相助。”梅拜谢，因潜告张。张母大喜，多方乞贷，共得如千数，藏待好音。会王授曲沃宰，喜乘间告母曰：“青梅年已长，今将莅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导女不义，每欲嫁之，而恐女不乐也，闻女言甚喜。逾两日，有佣保妇白张氏意。王笑曰：“是只合偶婢子，前此何妄也！然鬻腰高门，价当倍于曩昔。”女急进曰：“青梅侍我久，卖为妾，良不忍。”王乃传语张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嫔于生。入门，孝翁姑，曲折承顺，尤过于生，而操作更勤，糗糠粃不为苦。由是家中无不爱重青梅。梅又以刺绣作业，售且速，贾人候门以购，惟恐弗得。得资稍可御穷。且劝勿以内顾误读，经纪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别阿喜。喜见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赐，而敢忘之？然以为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寿。”遂泣相别。王如晋，半载，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赋免，罚赎万计，渐贫不能自给，从者逃散。是时，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媼从女。未几，媼又卒。女伶仃益苦。有邻媼劝之嫁。女曰：“能为我葬双亲者，从之。”媼怜之，赠以斗米而去。半月复来，曰：“我为娘子极力，事难合也；贫者不能为而葬，富者又嫌子为陵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从也。”女曰：“若何？”曰：“此间有李郎，欲觅侧室，倘见姿容，即遣厚葬，必当不惜。”女大哭曰：“我缙绅裔而为人妾耶！”媼无言，遂去。日仅一餐，延息待价。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媼至。女泣告曰：“困顿如此，每欲自尽；犹恋恋而苟活者，徒以有两亲在。已将转沟壑，谁收亲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媼于是导李来，微窥女，大悦。即出金营葬，双槥具举。已，乃载女去，入爹家室。家室故悍妒，李初未敢言妾，但托买婢。及见女，暴怒，杖逐而出，不听入门。女披发零涕，进退无所。有老尼过，邀与同居，女喜从之。至庵中，拜求祝发。尼不可，曰：“我视娘子，非久卧风尘者。庵中陶器脱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时至，子自去。”居无何，市中无赖窥女美，辄打门游语为戏，尼不能制止。女号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严禁，恶少始稍敛迹。后有夜穴寺壁者，尼警呼始去。因复告吏部，捉得首恶者，送郡笞责，始渐安。又年余，有贵公子过庵，见女惊绝，强尼通殷勤，又以厚赂啖尼。尼婉语之曰：“渠簪缨胃，不甘媵御。公子且归，迟迟当有以报命。”既去，女欲乳药求死。夜梦父来，疾首曰：“我不从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须缓舆勿死，夙愿尚可复酬。”女异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惊曰：“睹子面，浊气尽消，横逆不足忧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语未已，闻扣户声。女失色，意必贵家奴。尼启扉果然。奴骤问所谋。尼甘语承迎，但请缓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无成，俾尼自复命。尼唯唯敬应，谢令去。女大悲，又欲自尽。尼止之。女虑三日复来，无词可应。尼曰：“有老身在，斩杀自当之。”次日，方哺，暴雨翻盆，忽闻数人挝户大哗。女意变作，惊怯不知所为。尼冒雨启关，见有肩舆停驻；女奴数辈，捧一丽人出；仆从煊赫，冠盖甚都。惊问之，云：“是司李内眷，暂避风雨。”导入殿中，移榻肃坐。家人妇群奔禅房，各寻休憩。入室见女，艳之，走告夫人。无何，雨息，夫人起，请窥禅舍。尼引入，睹女，骇绝，凝眸不瞬；女亦顾盼良久。夫人非他，盖青梅也。各失声哭，因道行踪。盖张翁病故，生起复后，连捷授司李。生先奉母之任，后移诸眷口。女叹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无偶，天正欲我两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锦衣，催女易妆。女俯首徘徊。尼从中赞劝之。女虑同居其名不顺，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试思张郎，岂负义者？”强妆之。别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无颜见母。”母笑慰之。因谋涓吉合卺。女曰：“庵中但有一丝生路，亦不肯从夫人至此。倘念旧好，得

受一庐，可容蒲团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艳妆来。女左右不知所可。俄闻乐鼓大作，女亦无以自主。梅率婢媼强衣之，挽扶而出。见生朝服而拜，遂不觉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虚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顾生曰：“今夜得报恩，可好为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裾。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脱去。青梅事女谨，莫敢当夕。而女终恹恹不自安。于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终执婢妾礼，罔敢懈。三年，张行取入都，过尼庵，以五百金为尼寿。尼不受。固强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后张仕至侍郎。程夫人举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张上书陈情，俱封夫人。

异史氏曰：“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绔。此造物所必争也。而离离奇奇，致作合者无限经营，化工亦良苦矣。独是青夫人能识英雄于尘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俨然而冠裳也者，顾弃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译文】

南京有个姓程的书生，性格磊落而又坦率，城府不深。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解开捆在腰上的带子，觉得带子的一头沉甸甸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坠着。他看来看去，什么也没看见。辗转之间，一个女子从衣后走出来，掠着头发微笑着，漂亮极了。程生怀疑她是鬼，女子说：“我不是鬼，而是狐仙。”程生说：“若能得到美人，鬼都不怕，何况狐仙呢。”就和她亲亲热热的生活在一起。过了二年，生了一个女孩子，起名叫青梅。她常对程生说：“你不要娶老婆，我将来给你生个男孩子。”程生信了她的话，就没有娶老婆。可是亲戚朋友都来讥笑诽谤他。他的意志动摇了，就和湖东一个姓王的姑娘订了婚。狐仙听到这个消息，火儿了，给青梅喂饱了奶以后，就扔给程生说：“这是你家的赔钱货，你是养活她还是摔死她，完全由你自己。我凭什么替别人做奶妈子呢！”说完，出门就走了。

青梅长大以后，很聪明；容貌清秀，很像她的母亲。时隔不久，程生得病死了，王氏再嫁了；青梅就在堂叔的家里寄养着。堂叔的行为很放荡，品行很不好，想要把侄女卖掉，肥肥自己的腰包。恰好有个姓王的进士，正在家里等候委派官职，听说青梅很聪明，就用高价把她买到家里，叫她给女儿阿喜当丫鬟。阿喜十四岁，容貌很秀丽，是个绝代佳人。她看见青梅很高兴，就和青梅形影不离，昼夜生活在一起。青梅也善于侍候，能用眼睛听声，能用眉毛传情说话，所以全家都很疼爱她。

同乡有个姓张的书生，名叫介受。家境清贫，没有什么固定财产，租赁王进士的房子居住着。他很孝顺，遵守礼节，毫不苟且，又专心致志地读书求学。一天，青梅偶然来到他家，看见他蹲在一块石头上喝糠粥；青梅进屋和他母亲唠嗑，看见桌子上放着猪蹄蹄。当时老头儿病重躺在床上，他进了屋子，抱着父亲大小便。屎尿弄脏了他的衣服，老头儿发觉以后，不断地怨恨自己；张介受却遮挡着弄脏的地方，急忙跑出去自己打水洗掉，很怕父亲知道。青梅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行为。回去就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阿喜，并对阿喜说：“咱们家的房客，不是一般的人物。娘子不想得到一个好丈夫，那就罢了；要想得到一个好丈夫，就是张生那个人了。”阿喜恐怕父亲嫌他贫穷。青梅说：“你说得不对，这件事情就在你自己了。你如果认为可以，我去偷偷地告诉张生，叫他请个媒人前来求婚。夫人一定招呼你，和你商量；你只要答应一声‘可以’，就妥了。”阿喜怕他穷一辈子，自己嫁一个穷人，会被天下的阔人耻笑。青梅说：我自己认为能够看透天下的读书人，肯定没有差错。”第二天，青梅就去告诉张生的母亲。老太太大吃一惊，认为她的说法是个不祥之兆。青梅说：“我家小姐听到公子的行为，认为他是一个贤人，我因为看透了她的心意，才来为

你们说合。你派媒人去,我们两个人给以袒护,这个主意就能如愿以偿。即使被主人拒绝了,对于公子又有什么耻辱呢?”老太太说:“你说得很对。”就拜托一个姓侯的卖花女人前去求婚。王夫人一听就笑了,把情况告诉了王进士。王进士一听,也是一阵大笑。把女儿招呼到跟前,向她说了侯氏的来意。没等阿喜回答,青梅急忙赞美张生的贤德,断定他将来必定是个富贵之人。王夫人问女儿:“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如果能够吃糠咽菜,我就给你答应这门亲事。”阿喜低着头想了很长时间,才看着墙壁说:“贫富是命里注定的。倘若是个命好的人,穷也穷不多长时间;到他不穷的时候,那就富得没有尽期了。倘若是个命薄的人,那些满身是锦绣的王孙公子,穷到没有立锥之地的,难道还少吗?这件事情全在父母的心意了。”

起初,王进士和女儿商量的目的,是想博得女儿的讥笑;等到听完女儿的一番言语,心里很不高兴,说:“你想嫁给姓张的吗?”女儿不回答;他再一次追问,女儿还是不回答。王进士怒气冲冲地说:“贱骨头,不长进!想挎个破筐,给讨饭的花子做老婆,难道不怕羞死了!”女儿气得脸颊通红,含着眼泪被青梅领回了绣房。媒人也就跑回去了。

青梅看见这门亲事没有办妥,就拿定了主意,要把自己嫁给张生。过了几天,夜间到了张生家里。张介受正在灯下读书,惊讶地问她来到这里做什么;青梅就吞吞吐吐的,有点羞口难开。张介受脸色很严肃地表示拒绝。她流着眼泪说:“我是好人家的女儿,不是私奔的淫荡女人;只为你贤德,所以自愿来寄托终身。”张介受说:“你爱我,是认为我的德性好。但是黑夜私奔,洁身自好的人也是不能答应的,有德性的人怎么能够允许呢?从淫乱开始,最后结成终身伴侣的,正人君子还说不可以;何况不能成功,今后你我怎样自处呢?”青梅说:“万一能够成功,你肯赏脸接纳我吗?”张介受说:“得到的妻子能像你这样,我还有什么要求呢?但是有三件事情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不敢轻易答应你。”青梅问:“什么样的三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呢?”他说:“你自身不能做主,这是没有办法的;即使你能够自己做主,我的父母倘若不愿意,也是没有办法的;即使我的父母愿意了,你的身价一定很高,我家境一贫如洗,不能筹办那么多的金钱,那更是没有办法的。你赶快退出去吧,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男女授受不亲的嫌疑,是可怕的呀!”青梅临走的时候,又对他说:“你心里倘若有意,我请求咱们共同想想办法。”他答应了青梅的要求。

青梅回去以后,阿喜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就跪在地下,承认到张生家里去了。阿喜恼恨她夜里私自跑出去淫乱,要用棍子惩罚她。她流着眼泪,表白没有发生别的事情,趁机就把刚才的实际情况告诉了阿喜。阿喜赞叹说:“他不苟且偷合,这是礼;一定要告诉父母,这是孝;不轻易答应你的求婚,这是忠诚老实不骗人;有这三项道德,老天必然保佑他,他就不必担忧贫穷了。”接着又问青梅:“你想怎么办呢?”青梅说:“我要嫁给他。”阿喜笑着说:“傻丫头,你能自己做主吗?”青梅说:“达不到目的,随后就是一死罢了。”阿喜说:“我一定让你如愿以偿。”青梅就向她叩头,感谢她的好意。

又过了几天,青梅对阿喜说:“你前几天对我说的一番话,是开我的玩笑呢,还是真要我发慈悲呢?如果是真的,我还有一些情况,得祈求你可怜我。”阿喜问她什么事情,青梅回答说:“张生不能送聘礼,我又没有力量可以赎买自己的身子;一定要拿足原先买我的身价,你答应嫁我,就像没有答应一样。”阿喜沉吟了一会儿,说:“这就不是我能为你效力的了。我说嫁你,恐怕不合适;如果说一定不必拿足原先的身价,父母肯定不会答应,也是我所不敢说出口的。”青梅听到这里,流下了几行眼泪,只是哀求怜悯拯救她。阿喜想

了好长时间,才说:“不要紧,我攒了几吊私房钱,应该倾囊相助。”青梅向她叩头拜谢,就去偷偷地告诉了张介受。张介受的母亲高兴极了,多方进行求借,借到了青梅的卖身价,就珍藏起来,等待青梅的好消息。这时候,恰巧王进士被派到山西曲沃县当县官,阿喜就利用这个机会对母亲说:“青梅的年岁已经大了,现在我们全家要去山西上任,不如把她嫁出去算了。”王夫人早就认为青梅太聪明,惟恐把女儿领上邪路,常想把她嫁出去,只是害怕女儿不愿意,现在听到女儿这么说,很高兴。过了两天,就有一个雇工的媳妇,向她禀报了张家求婚的意思。王进士笑着说:“这个书生只应配个丫鬟做妻子,前些天向我女儿求婚,那真是痴心妄想!但若把青梅卖给显贵人家去做小老婆,身价就能比从前高出好几倍。”阿喜赶忙进了一言,说:“青梅侍奉我很多年,卖给人家做小老婆,我心里很不忍。”王进士就让雇工的媳妇给张家传话,答应了婚事,仍以原先的身价,签字画押,把青梅嫁给了张介受。

青梅进门以后,孝敬公婆,委曲承顺公婆的心意,胜过张介受;而且操持家务更是勤俭,吃糠咽秕不以为苦。因此,家里的人没有不对她敬重疼爱的。她又把刺绣当作谋生的事业,而且卖得很快,商人都在门前等着抢购,惟恐买不到手。她获得的金钱,可以略微解决一点贫寒。她还劝导丈夫,叫他不要为照顾家务事而耽误了读书,柴米油盐一切生活大计,完全由她自己承担。因为主人要去山西上任了,她就去向阿喜告别。阿喜见了她,流着眼泪说:“你有了自己的归宿,我的命运一定赶不上你。”青梅说:“我的归宿是什么人赏赐的,我敢忘恩吗?但是认为你的命运不如我,恐怕要促短我的寿命了。”就流着眼泪,和阿喜告别。

王进士到了山西以后,过了半年,夫人就死了,灵柩停放在佛寺里。有过了二年,王进士因为接受贿赂被免除了职务。他千方百计地花钱赎罪,于是逐渐穷得上顿不接下顿,随从人员也全部逃散了。就在这个时候,瘟疫流行,王进士染上了瘟疫,也离开了人世,只剩了一个老太太跟着阿喜。过了不久,老太太又离开了人世。阿喜孤苦伶仃,生活更苦了。有一个邻家老太太,劝她出嫁,她说:“谁能为我殡葬双亲,我就嫁给谁。”邻居老太太可怜她,送给她一斗米就走了。半个月以后,老太太又来对她说:“我为娘子尽心尽力的想办法,你的婚事很难找到合适的;穷人不能为你殡葬双亲,富人又嫌你是个没落人家的后代。真是无可奈何!我还有一个主意,只怕你不能听从。”阿喜问她:“什么主意?”老太太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李郎,想要寻找一房小老婆,倘若看见你的姿容,就是叫他用最厚的礼节殡葬你的双亲,肯定不会吝嗇的。”阿喜痛哭流涕地说:“我是官宦人家的女儿,怎能给人做小老婆呢!”老太太没说话就走了。阿喜每天只靠着吃一顿饭,延续自己的生命,等待有人聘娶她。过了半年,更没有办法支持了。一天,邻居老太太又来了。阿喜流着眼泪对她说:“我苦到这个样子,常想自尽;现在仍然恋恋不舍的苟且活在世上,只是因为双亲的灵柩没有安葬,我自己要是离开人世,谁去收拾双亲的尸骨呢?所以想来想去,不如依照你从前的意见办吧。”老太太于是就把李郎领到阿喜家。李郎略微看了看阿喜,就很高兴,马上拿出金钱张罗安葬的事;两个灵柩都给安葬了。办完丧事以后,就用车子把阿喜拉到家里,叫她进门参拜大老婆。大老婆本来是个刁悍而又嫉妒的女人,李郎当初不敢说是买妾,只说买了一个丫鬟。等她看见了阿喜,气得暴跳如雷,便把阿喜一顿棒子打了出来,不让她进门。

阿喜披散着头发,泪流满面,前进无路,后退无家。有个老尼姑从此路过,就请她一同

住到尼姑庵里。阿喜真是喜出望外,就跟着老尼姑走了。到了庵里,她就跪在地下,请求剃掉头发当尼姑。老尼姑不答应,说:“我看娘子的相貌,不是久落风尘的人物。庵里有粗茶淡饭,虽然粗劣,还可以维持生活,你暂且在此寄居,等待时机吧。时机一到,你可以自由地离开。”住了不长时间,市里的一些无赖之徒,看她很漂亮,常来敲窗打门,说些下流的淫荡话来调戏她,老尼姑没有办法制止他们。阿喜号啕痛哭,想悬梁自尽。老尼姑就到南京的吏部衙门,请一个当官的贴出告示,严禁他们胡作非为。品行恶劣的少年这才稍微有些收敛。后来有个家伙晚间在尼姑庵的墙壁上挖窟窿,老尼姑机警地喊叫起来,他才逃跑了。因此,老尼姑又到吏部去告状,抓住了领头作恶的,送到金陵府里打了一顿棍子,尼姑庵这才逐渐安定下来。

又过了一年多,有个贵公子路过尼姑庵,见了阿喜,惊讶到了极点,就强迫老尼姑给他传达爱慕的心情,还拿出很多金钱去引诱老尼姑。老尼姑很委婉地对他说:“阿喜是官宦人家的后代,她不甘心给人做小老婆。公子暂且回去,让我慢慢地想个妥善办法,再去回复你。”公子被老尼姑骗走以后,阿喜想要服毒自杀。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来了,对她痛心疾首地说:“我没有顺从你的心愿,使你到了这个地步,后悔已经晚了!只要延续些时间,不要寻死,你从前的愿望还是可以实现的。”她醒来感到很惊异。天亮以后,梳洗完了,老尼姑望她一眼,惊讶地说:“看你今天的面目,浊气已经全部消失,横祸也不值得忧虑了。你的福气来到以后,可不要忘了老身。”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一阵敲门声。阿喜大惊失色,料想一定是贵公子的家奴来了。老尼姑开门一看,果然是贵公子的家奴。那个家奴一见面就追问老尼姑谋划得怎么样了。老尼姑甜言蜜语的接待他,只是请求再延缓三天。家奴转达主人的话,说这门亲事倘若办不成,就让老尼姑自己去回答。老尼姑唯唯诺诺,很恭敬地应了一声,表示向他主人谢罪,就让家奴回去了。阿喜很悲伤,又想自尽。老尼姑又给劝阻了。阿喜担心三天以后贵公子再来,无话可以应酬。老尼姑说:“有我在这里,是砍是杀,完全由我承担。”

第二天,刚到黄昏,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忽然听见吵吵嚷嚷的,有好几个人敲叩山门。阿喜脸上失去了血色,又惊又怕,不知如何是好。老尼姑冒着大雨去开庙门,看见门外停着一始轿子;好几个女仆,从轿里搀出一位美人;仆从煊赫,冠服伞盖都很漂亮。老尼姑惊讶地询问她们,她说:“是司李的家眷,暂时到庵中避避风雨。”老尼姑把她们领进佛殿,搬来一张矮床,很恭敬地请她坐下了。家人和仆妇都奔向禅房,各找地方休息去了。他们进屋看见了阿喜,认为很漂亮,就跑去告诉夫人。过了不一会儿,雨停了,夫人就站起来,要求看看庵里的禅房。老尼姑就把她领进禅房,她看见了阿喜,感到很惊讶,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阿喜也眼盯盯地看她老半天。这位夫人不是别人,正是青梅。两个人都失声痛哭,各自介绍了自己的行踪。原来张介受的父亲病故了,张介受穿完孝服以后,先在乡试中中了举人,又在会试中中了进士,派到一个省里担任司李。张介受先接母亲上任去了,然后派人回来接取家眷。阿喜叹息说:“今天一看,你我如同天壤之别了!”青梅笑着说:“幸亏娘子受了挫折,还没有丈夫,这正是老天要我们两个人团聚呢。倘若不被大雨阻隔,怎能在此不期而遇呢?这里边是鬼使神差,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说完就拿出镶有珠宝的头冠和锦衣,催促阿喜换装。阿喜低头犹豫不决,老尼姑也在旁赞助劝说。阿喜忧虑住在一起名不正言不顺,青梅说:“你的身份当年就定下来了,我绝不敢忘掉你的大恩大德!试想张郎,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强要她换了衣服。便告别了老尼姑,领

她一同走了。

到达任所以后,母子都很高兴。阿喜拜见母亲说:“我今天没有脸面见到母亲了。”母亲笑呵呵地安慰她,打算选择一个好日子,给他们举行婚礼。阿喜对青梅说:“庵里只要还有一线活路,我也不愿跟随夫人来到这里。你如果思念过去的情谊,给我一间房子,可以容纳一个蒲团,我就满足了。”青梅光笑不说话。到了那一天,就给她抱来了艳丽的服装。阿喜左顾右盼,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听见鼓乐大作,她还拿不定主意。青梅领着仆妇丫鬟,硬给她穿上了衣服,把她撵出绣房。她看见张介受穿着朝服拜天地,也就不知不觉地互相参拜了。青梅把她拉进洞房,说:“空着这个位置,等你已经很久了。”又看着张介受说:“你今晚得到了报恩的机会,可要好好对待她。”转身就要往外走。阿喜抓着她的袖子不放,青梅笑着说:“不要留我,这是不能代替的。”掰开她的手指就走了。

青梅服侍阿喜十分谨慎,自己不敢当妻子。但是阿喜总感到很惭愧;心里很不安。于是婆母就发了话,把两个媳妇都称为夫人;可是青梅总是对她行使婢妾的礼节,一点也不敢懈怠。过了三年,张介受任满进京的时候,到尼姑庵里看望老尼姑,并且拿出五百金给老尼姑祝寿。老尼姑不肯接受。张介受态度很坚决,硬要送给她,她才收下了二百金,修了一座观音庙,建了一座王夫人碑。后来张介受做官做到侍郎。程夫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姑娘,王夫人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姑娘。张介受向皇帝上书陈情,两人都被封为夫人。

异史氏说:“老天生下佳人,本来是用来报答名贤的;但是满脑子庸俗思想的王公大人,却留着佳人赠送给纨绔子弟。这是老天必争的。争得离奇古怪,致使捏合的人无限经营,花费的心机也是很苦的。唯独青梅能在浑浊的尘世上识别一个英雄,其誓嫁的意志,是以必死的决心期待着;曾有一些神态威然、衣冠很端庄的人物,反倒抛开有德性的贤人,而去追求官僚和财主人家的子弟,他的智慧为什么低于一个丫鬟呢!”

罗刹海市

马骥,字龙媒,贾人子。美丰姿。少倜傥,喜歌舞。辄从梨园子弟,以锦帕缠头,美如好女,因复有“俊人”之号。十四岁,入郡痒,即知名。父衰老,罢贾而居。谓生曰:“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可仍继父贾。”马由是稍稍权子母。从人浮海,为飓风引去,数昼夜,至一都会。其人皆奇丑;见马至,以为妖,群哗而走。马初见其状,大惧;迨知国人之骇已也,遂反以此欺国人。遇饮食者,则奔而往;人惊遁,则啜其余。久之,入山村。其间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褴褛如丐。马息树下,村人不敢前,但遥望之。久之,觉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马笑与语。其言虽异,亦半可解。马遂自陈所自。村人喜,遍告邻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丑者望望即去,终不敢前。其来者,口鼻位置,尚皆与中国同。共罗浆酒奉马。马问其相骇之故。答曰:“尝闻祖父言:西去二万六千里,有中国,其人民形象率诡异。但耳食之,今始信。”问其何贫。曰:“我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极者,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贵人宠,故得鼎烹以养妻子。若我辈初生时,父母皆以为不祥,往往置弃之;其不忍遽弃者,皆为宗嗣耳。”问:“此名何国?”曰:“大罗刹国。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马请导往一观。于是鸡鸣而兴,引与俱去。天明,始达都。都以黑石为墙,色如墨,楼阁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红石;拾其残块磨甲上,无异丹砂。时值朝退,朝中

有冠盖出，村人指曰：“此相国也。”视之，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帘。又数骑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职，率孿孿怪异；然位渐卑，丑亦渐杀。无何，马归，街衢人望见之，噪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说，市人始敢遥立。既归，国中无大小，咸知村有异人，于是缙绅大夫，争欲一广见闻，遂令村人要马。然每至一家，阖人辄阖户，丈夫女子窃窃自门隙中窥语；终一日，无敢延见者。村人曰：“此间一执戟郎，曾为先王出使异国，所阅人多，或不以子为惧。”造郎门。郎果喜，揖为上宾。视其貌，如八九十岁人。目睛突出，须卷如猬。曰：“仆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独未尝至中华。今一百二十余岁，又得睹上国人物，此不可不上闻于天子。然臣卧林下，十余年不践朝阶，早旦，为君一行。”乃具饮饌，修主客礼。酒数行，出女乐十余人，更番歌舞。貌类如夜叉，皆以白锦缠头，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词，腔拍恢诡。主人顾而乐之。问：“中国亦有此乐乎？”曰：“有。”主人请拟其声，遂击桌为度一曲。主人喜曰：“异哉！声如凤鸣龙啸，得未曾闻。”翼日，趋朝，荐诸国王。王忻然下诏。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状，恐惊圣体。王乃止。郎出告马，深为扼腕。居久之，与主人饮而醉，把剑起舞，以煤涂面作张飞。主人以为美，曰：“请客以张飞见宰相，宰相必乐用之，厚禄不难致。”马曰：“嘻！游戏犹可，何能易面目图荣显？”主人固强之，马乃诺。主人设筵，邀当路者饮，令马绘面以待。未几，客至，呼马出见客。客讶曰：“异哉！何前媼而今妍也！”遂与共饮，甚欢。马婆娑歌“弋阳曲”，一座无不倾倒。明日，交章荐马。王喜，召以旌节。既见，问中国治安之道，马委曲上陈，大蒙嘉叹，赠宴离宫。酒酣，王曰：“闻卿善雅乐，可使寡人得而闻之乎？”马即起舞，亦效白锦缠头，作靡靡之音。王大悦，即日拜下大夫。时与私宴，恩宠殊异。久而官僚百执事，颇觉其面目之假；所至，辄见人耳语，不甚与款洽。马至是孤立，恫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许；又告休沐，乃给三月假。于是乘传载金宝，复归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马以金货分给旧所与交好者，欢声雷动。村人曰：“吾侪小人受大夫赐，明日赴海市，当求珍玩，用报大夫。”问：“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蛟人，集货珠宝；四方十二国，均来贸易。中多神人游戏。云霞障天，波涛间作。贵人自重，不敢犯险阻，皆以金帛付我辈，代购异珍。今其期不远矣。”问所自知，曰：“每见海上朱鸟来往，七日即市。”马问行期，欲同游瞩。村人劝使自贵。马曰：“我顾沧海客，何畏风涛？”未几，果有踵门寄资者，遂与装资入船。船容数十人，平底高栏。十人摇橹，激水如箭。凡三日，遥见水云幌漾之中，楼阁层叠；贸迁之舟，纷集如蚁。少时，抵城下。视墙上砖，皆长与人等。敌楼高接云汉。维舟而入，见市上所陈，奇珍异宝，光明射眼，多人世所无。一少年乘骏马来，市人尽奔避，云是“东洋三世子”。世子过，目生曰：“此非异域人。”即有前马者来诘乡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即蒙辱临，缘分不浅！”于是授生骑，请与连轡。乃出西城。方至岛岸，所骑嘶跃入水。生大骇失声。则见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宫殿，玳瑁为梁，鲛鳞作瓦；四壁晶明，鉴影炫目。下马揖入。仰视龙君在上，世子启奏：“臣游市廛，得中华贤士，引见大王。”生前拜舞。龙君乃言：“先生文学士，必能衙官屈、宋。欲烦椽笔赋‘海市，幸无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精之砚，龙鬣之毫，纸光似雪，墨气如兰。生立成千余言，献殿上。龙君击节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国多矣！”遂集诸龙族，宴集彩霞宫。酒炙数行，龙君执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怜女，未有良匹，愿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离席愧荷，唯唯而已。龙君顾左右语。无何，宫人数辈，扶女郎出。珮环声动，鼓吹暴作，拜竟睨之，实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时，酒罢，双鬟挑画灯，导生入副官。女浓妆坐伺。珊瑚之床，饰以八宝，帐外流